



*Journey of Sinologist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历程

朱振武 等著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上海高校高峰学科建设规划“中国语言文学项目成果”

Journey of Sinologist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历程

朱振武 等著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 上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历程 / 朱振武等著.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7.4 (2017.7重印)

ISBN 978-7-5628-4979-7

I .①汉… II .①朱…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英语—文学翻译—研究 IV .①I206.7②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0134号

策划编辑 / 信 艳

责任编辑 / 信 艳

装帧设计 / 王 翔

出版发行 /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梅陇路130号，200237

电话：021-64250306

网址：www.ecustpress.cn

邮箱：zongbianban@ecustpress.cn

印 刷 /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 22.25

字 数 / 350千字

版 次 / 2017年4月第1版

印 次 / 2017年7月第2次

定 价 / 68.00元

本书撰写人员及分工

选题策划、全书统筹、统稿、
审校、定稿、序言和附录

朱振武

翟理斯	杨世祥	负责撰写
霍克思	盛君凯	负责撰写
闵福德	陈 菲	负责撰写
韩 斌	刘文杰	负责撰写
白亚仁	罗 丹	负责撰写
狄 星	王 媛	负责撰写
蓝诗玲	唐春蕾	负责撰写
米欧敏	代 晨	负责撰写
威廉·莱尔	谢泽鹏	负责撰写
芮效卫	洪晓丹	负责撰写
罗慕士	吴秀秀	负责撰写
葛浩文	朱 砂	负责撰写
杜迈可	王 颖	负责撰写
赤 松	史万春	负责撰写
金介甫	张朋飞	负责撰写
徐穆实	黄天白	负责撰写
金凯筠	张怡文	负责撰写
安德鲁·琼斯	吴丽妹	负责撰写
罗 鹏	张惠英	负责撰写
白睿文	杨雷鹏	负责撰写
杜博妮	郑成业	负责撰写

他乡的归化与异化

朱振武

中国文学英译中，英国汉学家和翻译家理雅各、翟理斯、阿瑟·韦利、霍克思、杜迈可、闵福德、韩斌、彭马田、狄星、蓝诗玲和米欧敏等，美国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巴顿·华兹生、威廉·莱尔、芮效卫、罗慕士、葛浩文、赤松、金介甫、白亚仁、徐穆实、金凯筠、安德鲁·琼斯、罗鹏和白睿文等，澳大利亚汉学家杜博妮，加拿大的蒲立本、白光华、王健和卜正民等，他们除了对《聊斋志异》《红楼梦》和《三国演义》等中国传统小说进行英译外，还对鲁迅、茅盾、沈从文、萧红、郭沫若、丁玲、老舍、王蒙、莫言、贾平凹、姜戎、余华、王安忆、阎连科、韩少功、残雪以及麦家等中国当代作家作品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译介，其相关研究也成绩斐然，直接涉及三百多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

问题的提出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英译活动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开展而递次展开，到新千年始呈突破之势。从 1935 年第一个由官方创办向西方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的杂志《天下》，到 20 世纪 90 年代由杨宪益主持的“熊猫丛书”，再到新世纪以来启动的中国文化典籍外文版“大中华文库”，中国现当代文学正逐渐闯入外国读者和学者们的视野，随之而来的是对其英译现状的研究和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各类讨论。但对目标语翻译家的中国文学英译活动始终还没有系统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有针对性地直接探讨这一问题的著作还没有出现。但从我国作家角度出发来研究梳理相关活动的成果比较丰硕，质量也都较高。最早研究中国文学英译的专著是 1976 年由香港大光出版社出版的《鲁迅著作英译絮谈》，作者是长期从事翻译工作的沙

枫。他的另外两部专著《中国文学英译絮谈》和《中诗英译絮谈》也相继出版，并沿用了原译文节选加简要分析的形式。沙枫的三部《絮谈》拉开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研究著作的序幕。截至 2015 年 12 月，这类研究专著已达 43 部。1980 年至 1989 年出版的四部专著均为“在国外”系列，以 1981 年戈宝权所著的《“阿 Q 正传”在国外》为首。这也是目前唯一的全书以单个现当代作品为研究中心的专著。作者选取了鲁迅最早被译成外文的《阿 Q 正传》为研究对象，在书中分别就英、法、日、俄、德等译本进行评析。此后十年又出版了六部专著，其研究角度从单个作品和作者扩大到整个中国文学的主体，如张弘的《中国文学在英国》和施建业的《中国文学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前者从诗歌、小说、戏剧等方面分别论述了英国各时期对中国文学的译介，最后作者还分析了中国文学在英国的传播前景。

从 2010 年到 2016 年仅六年的时间，专著数量就有 22 部之多。研究重点有的是单个作者的作品英译情况，有的是从宏观的视角考察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和接受，其中书名含有“传播”或“接受”的专著就有四部，分别是姜智芹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在国外的传播与研究》、宋绍香的《中国新文学 20 世纪域外传播与研究》、刘江凯的《认同与“延异”——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接受》和杨四平的《跨文化的对话与想象——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姜智芹主要从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跨文化传播现状入题，探讨八位作家（莫言、余华、苏童、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王蒙及残雪）和一部作品（《狼图腾》）的海外接受程度，对其受欢迎的原因进行了中肯的分析。但纵观各专著的研究对象，极少有针对英美等英语国家的汉学家，对中国当代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英译活动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进行系统研究的。

中国文学英译研究的论文数量庞大，主题多样，但相比较来说微观研究占主体。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研究包括对整体的宏观把握以及对特定作家和作品的具体分析。根据对中国知网的统计，截至 2016 年年底，宏观上研究中国文学英译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论文高达 155 篇。从时间上看，2000 年以前的仅有 1 篇，为梁丽芳 1994 年发表的《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的

英译选本》，对英译的中国当代小说选本做了概述。2000年到2010年也只有10篇论文，其余的都发表于2010年以后，可见国内对中国文学英译的研究是近几年才逐渐热衷起来。

这些年来，国内研究中国文学英译的文章并不少，但大都集中于对中国单个作家作品的英译研究，而重心在译作，不在汉学家，很少有人探讨汉学家们成长历程、求学历程及其中国文学英译历程。截至2016年，对莫言作品英译研究的论文共计114篇，对鲁迅作品英译研究的文章共有105篇，对贾平凹作品的英译研究论文共有48篇，对老舍作品的英译研究论文共有43篇，对茅盾作品的英译研究论文共有20篇，对余华作品的英译研究论文共有21篇，对萧红作品的英译研究论文共15篇，对王安忆作品的英译研究论文共10篇，对毕飞宇作品的英译研究论文共10篇，对苏童作品的英译研究论文共9篇，对姜戎的小说《狼图腾》的英译研究论文共有48篇。在这些论文中，仅有3篇对中国文学英译研究情况做了评述。朱振武、袁俊卿发表的《中国文学英译研究现状透析》，梳理了近些年来众多专家学者对中国文学英译的研究状况；陈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英译研究概述》，分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英译研究状况，探讨如何将中国优秀的现当代作品向外译介；许诗焱的《中国文学英译期刊评析》介绍了中国文学英译期刊的情况。

学者们主要围绕中国文学英译的现状、挑战与机遇以及“谁来译”“译什么”“如何译”等问题展开研究，而对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效果和接受度研究较少，对汉学家们在我国文学外译方面的活动和贡献也缺乏梳理、评述和总结。另外，对译者的生平、翻译作品的总体情况以及宏观的翻译策略，特别是这些翻译互动给我们的启示探讨则更少。

随着经济、政治力量的不断增强，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显著提高，而中国文化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地人们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海外的个别汉学家也对此做了一些研究，并出版了研究成果，主要有澳大利亚汉学家雷金庆的《中国当代（1945—1992）小说的翻译与批评》和杜博妮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翻译：官方操作与版权交易》等，均从宏观的角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市场进行了观照。中国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在国

外研究的逐渐兴起离不开国外文学评论界与汉学家们的推介。宁明的《莫言研究书系：海外莫言研究》对此有过系统的评述和研究。但这些研究者大都不太懂中文，基本上都是将葛浩文的译本当作源文本，而且更少涉及翻译问题。截至 2013 年 12 月，在西方世界（以英文写作，并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的有关莫言小说研究的文章就接近 100 篇，包含专著或论文集中的相关章节，其中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上有近 50 篇，国际权威数据库 EBSCO 上面有近 30 篇，尤以《今日世界文学》刊登最多。就内地以外的大中华地区而言，中英文报纸上登载的有关莫言的小说《生死疲劳》的文章报道有接近 100 篇，对其他当代中国作家也有或多或少的关注，但这些文章的侧重都不在汉学家的译介历程、译介策略和理念及其学术贡献等问题上，至于这些翻译活动给中国文学走出去带来的启示意义则更是鲜有人问津。

得到的启示

对汉学家们进行研究与介绍，其意义应该是毋庸讳言的。研究这些汉学家们的翻译活动，首先一点就是能够为我们的文学走出去指明方向和路径。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文化差异巨大，思维方式迥异，意识形态不同，人生信仰有别，我们在译介时光是自说自话当然是难以被接受的。要想让外国人也就是目标语读者认可、接受、喜欢和吸收我国的文学文化，我们就要对他们的思维方式、认知模式、接受语境和阅读习惯等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实质性研究，以便采用相应的译介策略。而这些汉学家们对中国文学的成功英译就是鲜活的例子。同时，这也能更加激发汉学家们对中国文学的翻译热情，从而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做出更大贡献。莫言成为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整个世界都听到了他讲的“中国故事”，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我们当然要感谢那些汉学家，感谢他们出色的译介工作。世界各国读者有机会读到中国文学，了解中国故事，他们当然功不可没。我们更注意到，在中国文学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目标语翻译家从中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文学走出去是实现中国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助推中国梦实现的重要一环，充分

发挥具有独特优势的汉学家们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通过搜集和研究这些汉学家们的译介之路和译介理念，我们得出这样一些结论：（一）要向海外有效介绍中国文学，目标语国家译者非常重要，但由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源语国译者，也就是我们自己的专家学者和翻译家的相关工作也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但我们需要的是具有文化自觉、创作自觉和翻译自觉的专家学者和翻译家；同时，要做到与目标语国家的专家学者和翻译家的通力合作，因为目标语水平和思维方式往往决定着译作能走多远。（二）文学翻译不光是翻译问题，还与国家影响力、文化认同、思维方式及认知惯性有很大的关系。认为只要把中国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中国文化和文学就能走出去，这是不切实际的。（三）优秀的翻译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助力，但选译对象更是中国文学要真正走出去的关键。劣材成不了精品，曲意逢迎西方人等目标语读者的作品更不是我们译介的对象。（四）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这点已成为当代国际翻译界的共识，因此要在跨文化和跨语际的框架下讨论文学翻译，重视翻译的可读性、可接受性、可传播性和影响性，同时还要考虑到政治因素和市场因素等非文学因素，让文学翻译从概念走向生命。（五）由于文化语境的差异和不可译现象的存在，译者有时不得不对原文进行“改头换面式”的处理。一些批评者认为这是对中国文化精髓的误读。面对英汉两种语言在语法结构、表达方式及思维习惯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我们对译作的评判要摒弃单一的语言层面，而要从深层的、心理的、审美的、文化的因素来进行。（六）在文学作品外译中要注意市场因素和政治因素，也要照顾到翻译赞助人和译者的选择及培育。中国学者与西方汉学家应优势互补，精诚合作，以西方汉学家为翻译主力和传播中介，保证译品在目标语语境的可接受性。

从事中国文学英译的汉学们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首先要摒弃单纯的文学思维：纯文学思维不仅在许多翻译学者中存在，在文学学者、新闻记者和相关工作人员中也普遍存在。但要匡正这一思维方式十分困难。具体而言，这种思维表现为四种形式：（一）过分强调文学作品的“质量”，认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情况之所以不理想，就是因为中国文学的总体

质量还不高，其中又特别表现在思想性方面。（二）单纯强调译作“质量”及译者，认为中国文学在西方的接受之所以不理想，原因就在于译文的质量不高，而那些在西方取得成功的作品，则主要是因为选对了译者，没有意识到译作能否流行，能否产生广泛影响，文本外的因素也至关重要。（三）片面强调译作接受过程中的文学因素，过高估计目标语读者的文学趣味在作品传播中的作用。（四）忽略或否定译本的政治经济因素，没有注意到世界文学体系的不平等性、文学的自治程度和世界文学空间中普适性与本土性之间的张力等问题，仍然在文学这个小圈子里打转。另外要厘清单纯文学思维的弊端。首先，文学作品的质量并无绝对标准，所谓的普世价值，只不过是当前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一些西方价值观。麦家等人的通俗作品在英国很受读者欢迎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其次，译作质量高低也没有绝对标准。近年来学术界提出的一些翻译质量评估（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方法，虽然克服了传统标准的一些缺陷，但也只适用于某些非文学翻译，对于文学翻译并不适用。第三，目标语读者的文学趣味未必有那么重要，适时适当地引导其阅读也是非常必要的。中国文学英译有两类读者值得注意，一类将译作当作社会文献来读，希望从中了解中国，另一类则完全抱着猎奇的心态来读，想从中体验东方的神秘。这两类读者阅读中国文学，都不是出于纯粹的文学审美考虑。第四，尽管目前英语世界处于世界文学空间的中心，对来自其他文化的文学不太重视，但仍然有一些国家的文学作品在英美成为畅销书。

第二就是要重视政治因素，加强政治思维。我们应该认识到下列问题。（一）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从分析中可以看出，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历来都是一种充满政治意味的文化行为，政治因素贯穿于翻译行为的全过程。（二）中国文学外译过程中同样不能避免政治因素，而具有政治因素在世界文学的翻译中历来就是正当的和必不可少的。葛浩文等汉学家们的文本选择表面上遵循的是市场运行规则，似乎是“脱政治的”（apolitical），但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诉求。至于一般的读者，甚至是出版界，就更多的是这种情况。因此，要认清政治因素的正当性与必要性，这样才能揭示西方在接受中国文学过程中的政治偏见，充分利用

各种政治资源，提高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效率。（三）勇敢承认政府在文学外译中的作用。政府支持已是各国文学走出去的普遍做法，中国为什么不可以？美国政府可以把文学作为文化外交的工具，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可以？同时，我们也可以提醒西方人士，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在文学接受中的政治偏见，从而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和真正的世界文学格局的形成去营造一个相对有利的政治环境。

第三就是要注重市场因素，培养市场思维。我们应该认识到下面的问题。（一）目标语翻译家和出版商大都重视目标市场：从英美这些专门从事中国文学英译的翻译家所译介的作品来看，他们对目标市场的考察都下了很大功夫，他们的译作在英语世界的畅销与市场因素显然密不可分。由此看出，中国文学走出去需要重点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市场。随着翻译商业化和产业化的不断深入，在应用翻译领域，市场已成为首要考虑的因素。（二）国内出版机构在引进图书上大都有着强烈的市场意识：从国内出版翻译图书来看，不做赔本买卖是共识。因此，其他国家的出版机构译介我国的文学作品当然更是如此考量。（三）市场运作很重要。不要对市场运作抱有成见，不能从本质上忽视市场的作用。如果有更多的国内出版社，能够像推销《狼图腾》和《解密》这样对外推销文学作品，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日子就不远了。（四）对通俗文学作品要有足够重视。麦家等中国作家的作品在西方的走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还要认识到，无论是文化势差、民族心理和文化心态，还是所谓精英主义态度和学院做派，它们合力促成了以英、美为代表的英语世界对于翻译及翻译作品的事实性歧视。在当下的多元文化语境下，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要实现实质性的跨越与突破，应该做到下面几点。（一）在汉学家们工作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建立以市场为主要导向的文学传播机制，同时与汉学资源相结合，着力培养我们自己的翻译专业人才队伍，建立健全选、编、译、校、用一体的翻译项目管理机制，建立健全文学代理人体系，建立健全职业出版经纪人制度，建立健全语言服务的政策保障机制。（二）有了汉学家们的助力，我们还要考虑其翻译作品的有效传播问题。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不能无视当下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翻译市场和语言服务

行业的急速变化，在译介模式的探索方面，需要兼顾互联网时代的传播特点以及译者翻译模式和读者阅读方式的新变化和新特点，立体地推动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外译介以及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三）在翻译选材方面，则应当具有更宽阔的文学视野，同时兼顾市场特点，适当减少官方色彩，但可以充分体现分类、分级的选材与审查机制。（四）尊重目标读者的接受习惯，同时充分考虑译入语语境文学市场的接受能力。无论是传播机制还是翻译选材，都应该尊重市场机制和目标读者，实施多元并举的立体推进模式，从而实质性地提升中华文化的实际传播力与国际影响力。（五）尽管是走出去，但我们的外译工作还是要以我为中心，为我服务，而不是迷失自己，委曲求全，唯他人的喜好和价值观马首是瞻。事实上，越是没有自己的特色，你的文学就越是走不出去。

注意的问题

这些年来，我们的翻译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不论是译介活动、翻译研究还是翻译教学，成绩都相当显著。但我们也同时发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我们一味地外译中，却殊少中译外；一心做国外学者的翻译研究和教学，却较少对国内翻译名家的翻译实践做学理上的梳理和诠释；一心研究如何重视国外特别是西方的文学文化，如何在译进时要忠实外来文本，如何在译出时要尽量考虑目标语读者的接受习惯和思维方式。

中国文化典籍不仅承载着中国的思想、文化，更承载着中国的文艺、美学、价值观和世界观。因此，文化典籍的翻译在内容和形式上重视源语文本是第一要务。这些年来，我们在文化外译时较少注意到我们翻译活动的重心早已出了问题，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自我，失去了文化自觉，甚至忘记了守土有责的起码担当。

这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文本选择的不自觉和不接地气。只要是国外认为好的、获奖的作品，我们大都依样引进。其次是翻译中的双重标准，也就是说许多译者在对待英译汉和汉译英时采用截然不同的标准。在英译汉中主张尽量以原作为基础，认为汉语可以包容和接受英美文化，而在汉译英中，则主张以译入语为主，用译入语来表达源语言，从而避免文化冲

突。第三是受众意识的双重标准。由于西方文化的浸入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中国许多译者过度倾向西方价值观，过于认同西方文化，认为让外国观众和读者接受和理解是头等大事，而将英语文学译入时则较少考虑中国读者。这点从探讨受众意识的论文的重心和数量上就可看出，讨论中国读者受众意识往往是一笔带过，一言以蔽之。此外，对本民族文化的不自知和不自觉也会直接影响学者对本民族文献和研究资料的不自信，也就很难提出本民族特有的理论和理念。许多学者对西方的各种学说达到顶礼膜拜的地步，其翻译行为不是主动的文化传递，而是成了简单的传声筒，成了“奴译”或曰“仆从译”。从这点来说，当年梁启超等先辈们为了社会改良的目的所采取的以实用和需要为目的随心所欲的翻译方法，也就是后人称之为“豪杰译”，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把赵彦春式对“三字经”“千字文”等传统文化的逐字逐句“硬译”的做法称之为“豪杰译”。

得出的结论

由此不难看出，中国文学走出去，是要首先考虑优秀的文学作品优先走出去，但绝不是有些人认为的那样要改头换面，要曲意逢迎，要削足适履，要委曲求全，要适合西方人的价值观，等等。中国文化走出去绝不是卑躬屈膝地仰人鼻息，绝不是唯西人外人之马首是瞻。我们首先要推出那些有文化自觉和创作自觉的优秀的民族文学作品。

可以说，正是葛浩文的“信”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有文化自信和创作自觉的莫言等中国作家，使他们的作品成功地走向英语世界乃至西方世界。但这给我们的又一重要启示是，从翻译到创作再到批评都应多几分文化上的自信和自觉，都应该有起码的文化担当和家国情怀。我们研究、关注这些英语汉学家，正是希望起到上述作用，认识到这些问题。

2017年1月末写于上海心远斋

目 录

他乡的归化与异化 1

□ 英国 1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华夏文章——翟理斯的译介历程 4

毕生辛勤传汉典，半世浮沉梦红楼——霍克思的译介历程 21

聊斋长住移易客，红楼高卧释梦人——闵福德的译介历程 37

译介情钟在乡土，此生所恋是神州——韩斌的译介历程 53

今古文学我为路，中西文化译作桥——白亚仁的译介历程 65

新译难求如洛纸，汉学参宿添新星——狄星的译介历程 83

文学翻译添薪火，英伦汉学焕诗情——蓝诗玲的译介历程 97

中国文学谁解密，谍战小说我为先——米欧敏的译介历程 111

□ 美国 121

一片冰心唯舍予，卅载汉学多树人——威廉·莱尔的译介历程 124

昔人已乘黄鹤去，空余暗香一瓶梅——芮效卫的译介历程 138

廿载耕耘三国志，十年辛勤道德经——罗慕士的译介历程 151

浪子回头成正果，三千弱水唯好文——葛浩文的译介历程 173

黄卷青灯习旧典，国文西译传新章——杜迈可的译介历程	194
天外孤云应知我，寒山深处觅赤松——赤松的译介历程	206
欲觅津梁先译介，甫开汉学专从文——金介甫的译介历程	220
民族文学情缘系，卅载登攀穆且实——徐穆实的译介历程	232
华文小说倾城恋，中学西译半生缘——金凯筠的译介历程	244
奏汉学研究之曲，谱东学西渐之歌——安德鲁·琼斯的译介历程	258
大鹏展翅巡三晋，万里扶摇会连科——罗鹏的译介历程	272
中西文化无渊壑，国学外传有睿文——白睿文的译介历程	285
□ 澳大利亚	297
且行且歌且低吟，异乡国学有牧神——杜博妮的译介历程	300
参考文献	313
附录 朱振武谈莫言与葛浩文：莫言的电话号码	337

[英 国]



翟理斯
(1845—1935)



霍克思
(1923—2009)



闵福德
(1946—)



韩斌
(1950—)



白亚仁
(1954—)



狄星
(1971—)



蓝诗玲
(1975—)



米欧敏
(1978—)

